

天险腊子口

■ 龙小龙

★ 山河赋

从四川南充出发，一路向北行进——这次，我去的地方叫腊子口。

车子驶入甘肃迭部县，天地间骤然变得逼仄起来。两侧高山层层挤压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，硬生生地在群山之间劈开一道隘口。这便是腊子口。

藏语里，腊子口的意思是“险绝的山道峡口”。这里地势险峻，素有“天险门户”之称。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：“人过腊子口，像过老虎口。”自古以来，从四川北上甘南，唯有这一条路可走。隘口最窄处不过30多米，两旁是高达数百米的石崖。岩壁陡峭，如刀削斧凿一般。站在峡谷之中，冰冷的感觉紧紧裹挟着周身，连呼吸都变得有些压抑，仿佛能感受到大地被撕裂的阵痛。万千山河的沧桑，最终都凝缩在这方红迹斑驳的土地上，醒目又沉重。

我曾登过峨眉，攀过华山，跋涉过折多山。踏入此地，一股苍凉凛冽之气便自足底而上，牢牢攫住心神。每一座名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风骨。腊子口的特别之处，是没有半分矫饰，石壁如蛰伏的巨兽，携着亘古苍茫直刺苍穹，只留头顶一线天光。岩壁历经风雨侵蚀、岁月雕琢，布满了或深或浅的沟壑。青黑岩石坚硬冷峻，偶尔有阳光穿透峡谷洒落下来，反射出冷冽的光泽。光影明暗交错，更突出了雄关之险峻，山河之肃穆。人立于其中，显得十分渺小。

一条河携着冰雪初融的清冽，从峡口奔涌而出。这条河叫腊子河。河水带着山体寒气，在狭窄河床里左冲右突，狠狠撞击着河底和两岸的石头，溅起层层叠叠的浪花。水流湍急，仿佛岩石与激流角力的呐喊，或如困兽撞击铁栅的闷响，在崖壁间回荡，化作峡谷沉重的喘息。早年，连接峡谷两岸的，唯有一座悬于湍流之上的简易木桥，与东侧崖壁下的栈道相通。桥身狭窄，仅容单人侧身而过，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

如今，我站在原来木桥所在的地方，耳畔有峡谷的长风掠过，闭上眼便能感知到脚下那令人晕眩的虚浮。当地人说，“过腊子口，就是硬闯鬼门关，一步踏空，便是万丈深渊、尸骨无存”。确实如此。环顾四周，险峰层叠，犬牙交错，别说部队行军，枪炮交锋，即便是熟悉路况的人，也需步步惊心、如履薄冰。这是大自然以最原始、最暴烈的姿态铸就的天堑，易守难攻，固若金汤，千年来横亘在巴蜀通往甘南的咽喉古道之上，成为一道令无数英雄豪杰扼腕叹息、难以逾越的屏障。

二

1935年的秋天，这道关隘，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——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。

他们刚刚翻越过岷山终年不化的积雪峰顶，跋涉过吞噬无数生命的茫茫草地，抵达腊子口。国民党军鲁大昌部凭险据守，在此布下天罗地网。悬崖峭壁，獠牙毕露，交叉封锁的火力点，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。敌军妄图将伤痕累累、疲惫至极的工农红军，彻底绞杀在这幽深的峡谷腹地。

彼时，红军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残酷的围追堵截，遍体鳞伤。官兵粮袋空空，褴褛的军装难以蔽体。磨穿的草鞋，掩不住满是裂口的双脚。但是，每一名红军战士眼里，都燃烧着一簇未曾



腊子口战役纪念碑。

新华社记者 马宁摄

熄灭，反而因磨难而愈发浓烈的火焰。那是信念的星火，战胜了浑身的困顿与疲乏，在瞳孔深处执着地跳跃，激发着无所畏惧和坚强不屈的力量。

前路被迫兵与山川截断，退缩更无可能。北上抗日的召唤、革命救国的信仰，比腊子口的岩石更坚定。面对自然天险和敌军封锁的双重重压，红军深知，撕开这道咽喉，必将付出刻骨铭心的惨烈代价。战斗动员会上，“腊子口就是刀山，我们也要打上去；鲁大昌就是铁铸的，我们也要把他砸成粉末”的誓言震撼山谷。

1935年9月16日下午，枪声划破了峡谷的沉寂。

守军的碉堡和火力点，喷射出无数条疯狂的火舌，子弹如暴雨倾泻，在空中织成死亡的光网，砸在岩石上迸溅出刺目的火星，钻入泥土发出沉闷的噗噗声。

冲锋的号角吹响，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官兵在团长王开湘（后被更正为“黄开湘”）、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，迎着炮火，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。然而，敌军占据了地形优势，居高临下的火力，死死压制一波又一波的冲锋。鲜血，将大地染成令人触目惊心的暗红。多少年轻的生命，倒在了一次次冲锋的路上……

黄昏时分，部队决定暂停进攻，重新研究作战方案。通过缜密的侦察，红军发现了敌人布防的漏洞。

敌人对这“飞鸟难渡”的天险过于自信，几乎将所有的兵力和注意力都钉在桥头和隘口，在两侧的山崖顶上都没有设防。敌人笃信红军绝不可能插翅飞越绝壁。

于是，红军决定兵分两路，正面强攻配合迂回峭壁背后，前后夹击消灭守敌。迂回峭壁的任务交给了红4团1连、2连。

眼前这座近似笔直的绝壁，是他们遇到的一大难题。河道两边的山峰高达上百米，几乎与地面垂直。抬头望去，除了峭壁边缘和山顶上斜伸出的一些树干外，整个石壁光秃秃的，几乎没有任何下脚的地方。正在大家发愁时，一个身形瘦小的战士，主动请缨。这位沉默寡言的苗族小战士，是飞夺泸定桥二十二勇士之一。因为入伍时没有名字，所以大家亲切地叫他“云贵川”。据说，他自小在深山采药，练就了一身攀爬的绝技。“云贵川”光着脚，腰间缠上用战友们的绑腿布接成的长绳，再就地取材一根毛竹，在顶端用布条绑上一个

铁钩——简陋得近乎原始，却是他挑战天堑的所有装备。

那一夜，四周深暗如墨，崖壁湿滑冰冷，脚下激流咆哮。身边敌人的子弹带着死亡的尖啸，不时划过夜空，在岩壁上擦出点点火花。“云贵川”用竹竿试探前路，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、崖缝、石嘴，然后攀爬上去。脚趾抠紧石缝，身体紧贴岩面一寸寸挪移。过程中，那些揪心的细节让人难以想象——指尖被岩石磨破流血，每一次挪动都会带来钻心的刺痛，手臂因酸痛而剧烈颤抖，但他未曾有半分退缩。岩壁下面，战友们屏住呼吸凝望，心悬一线，数百双眼睛见证着“云贵川”努力攀爬的渺小身影。

这位勇敢的苗族战士，用他超乎想象的毅力、坚韧和胆识，在冰冷的死亡绝壁上，用血肉和意志，硬生生打开了通向生存与胜利的通道。终于，他爬上山顶，放下绳索。趁着夜色，其他战友悄无声息地攀登上去，迁回到敌人的后方。

黎明时分，两颗信号弹升起，说明迂回部队已成功插入敌军背后。随后，3颗红色信号弹升空，总攻开始。红军官兵蜂拥而出，前后夹击直冲腊子口，向敌人发起猛攻。敌人看似坚不可摧的防线、精心布置的死亡之网，在一片惊恐与混乱中土崩瓦解。

9月17日清晨，暗淡的天边终于打开一道灰白的缝隙。第一缕晨曦的光辉，洒落在腊子口狰狞的岩壁和弥漫着硝烟的战场上。红军终于突破了敌军精心设置的两道防线，胜利夺取了腊子口，打通了通向哈达铺的天堑。一面残破而又鲜艳的红旗，如同燃烧的火炬，深深插入了这“天险”的最高点，挺立在革命历史的页面上。

一夜鏖战，硝烟散去，天险变通途。红军官兵用血肉砸开了腊子口，打开了主力红军北上陕甘宁的“门户”，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。

三

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，我久久凝视那些褪色泛黄、边缘有些卷曲的老照片。影像中的红军官兵，面容大多模糊不清，却掩盖不住那份未脱尽的稚气与青涩。他们的军装，打着层层叠叠的补丁，武器简陋，握枪的手指骨节突出。他们或伫立峡谷阴影中，或匍匐岩石后方，目光穿透硝烟，投向绝壁与敌阵，带

着直面生死的坦然和刺破黑暗的决绝。

“腊子口一战，是长征途中少见的硬仗之一，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。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，显示了红军战士智勇双全，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。”开国上将杨成武在回忆录中如是说。

“腊子口一战，北上的通道打开了。如果腊子口打不开，我军往南不好回，往北又出不去，无论军事上政治上，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。现在好了，腊子口一打开，全盘棋都走活了。”聂荣臻元帅的评价，揭示了腊子口战役的战略价值。其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的最后一个通道，极大提振了士气，为长征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腊子河의 怒涛，依然在峡谷深处奔涌咆哮，仿佛在吟唱着嘹亮的战歌。这道曾被世人视为不可逾越的险要雄关，这道寄托着敌人最后幻想的坚固壁垒，终究被一支衣衫褴褛、装备简陋的革命队伍，用不可撼动的信仰和大无畏的气概，以惨烈而辉煌的方式，攻下来了。

我们心中的革命烈士、反复吟咏的英雄，不过是老百姓养育的儿女，是和你我一样的凡人。只是，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深渊边缘，他们怀有一种比钢铁更坚硬、比火焰更炽热的信仰，在祖国山河破碎、家园陷落沦丧的至暗关口，毅然决然地将重任和大义，扛在了自己那副被苦难磨砺得伤痕累累、却又无比坚韧的肩上。

我站在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前，仰望碑身上深深镌刻的文字，心潮起伏，久久难以平静。冰冷的碑石之下，激荡着从未冷却的热血，长眠着不朽的英魂。

这条咽喉要道，是大自然偶然创造的奇迹，立起了无数先烈用青春热血、赤胆忠心铸就的不朽丰碑。

天险腊子口。我满怀崇敬，默默祭拜凭吊，泪眼朦胧。擦干泪水，我们将继续前行，走好新时代的“长征路”。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银
版式设计：贾国梁



扫码观看视频
《青春长征路》

★ 红色足迹

船，是悄悄滑进沙湖的，像一枚针，滑进这片被贺兰山捧在手心的、巨大的蓝丝绸。这蓝，是那种能融化所有喧嚣的蓝——不是天空的纯净，也不是海洋的深邃，而是从大地深处涌出的、沉淀了亿万年的，一种温润而静谧的蓝。

当目光越过浩渺碧波，投向对岸时，我几乎要屏住呼吸——在那里，金黄色的、连绵起伏的沙丘，如凝固的海浪，如沉睡的猛虎，悍然横亘。

水与沙，就这样不容分说地接壤、拥抱。江南的温柔，与塞北的苍凉，竟能同时撞进观者的胸膛。这便是沙湖带给我独一无二的灵魂冲击。

我第一次知道沙湖，是在十几年前。那次到银川，我专程参加原宁夏军区给水团先进事迹研讨会。这支1974年成立的特殊技术部队，长期奋战在陕甘宁蒙等省区的干旱核心区，为数千万人口解决了饮水困难，被当地群众誉为“西部水神”。会上得知，正是给水团官兵的“慧眼识珠”，才有了今天的沙湖。原本安排了参观，却因当时我时间不凑巧，未能成行。那次遗憾，在心底沉淀多年，也让我对这片沙水相依的秘境，始终怀揣着一份执念与向往。这次，我不远千里专程而来，赴一场迟到来年的山水之约。

此刻，船正滑入这片碧色金沙的梦境。那些沙湖的故事伴着水声与风声，在湖光山色间清晰地浮现出来——那是一段军民鱼水深情的佳话。

沙湖的美，是“混搭”的奇迹。然而，这份奇迹并非天赐。半个多世纪前，这里叫“西大滩”，是“风吹石头跑，遍地不长草”的盐碱荒滩。最早叩醒这片土地的，是“军垦”的锄头与汗水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原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的官兵集体脱下军装，走进这片不毛之地。他们放下钢枪，拿起农具，在荒原上开渠引水，洗碱造林，建起国营前进农场，为荒滩铺上了第一抹绿色。他们“扎根戈壁、改造河山”的创举，为后来的奇迹，埋下了一颗种子。

1989年，当风沙还在贺兰山外徘徊，这里仍是农场上一片沉默的渔湖。那年夏天，给水团的官兵奉命来此勘探。铁锹与罗盘之间，官兵的目光被牢牢攫住——沙海金黄、碧波荡漾，两种极致竟在此厮守千年。一位指导员夜不能寐，在煤油灯下铺开信纸，将胸中奔涌的惊与美，一字字写成开发报告。

报告随着他的脚步，从农场到银川，恰巧递到来宁夏采访的央视记者手中。那年秋天，正在观看《新闻联播》的人们，忽然看见一片从未想象过的土地——沙与水的缠绵如此造化钟神秀。那个夜晚，多少双眼睛被点亮，多少颗心开始向往。是军人用赤诚的初心和独到的眼光，为这幅深藏的美景，轻轻揭开了神秘的面纱。

开发的序幕拉开，真正的难题才浮出水面。没有路，没有船，一湖碧水可望不可即。就在这时，部队的冲锋号劈波而来，在湖面划出第一道白线。官兵挽起裤腿，跳进冰凉的湖水，用测绘仪器丈量每一寸水域，用双手疏通淤塞的河道。汗水滴进沙里，瞬间不见痕迹；号子声惊起芦苇荡里的白鹭，成群飞向蓝天。

这是血脉相连的携手。从发现到建设，官兵的目光，始终望向同一个方

沙湖鱼水情

■ 邓一非

向——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阵地。当沙湖迎来第一批远客，那些泥泞中的军靴印上，早已开出沙枣花，香透整片沙洲。

历史在这山水间，从未尘封。当年融入大地、化为清泉的深情，非但未随时间冷却，反在新时代生长出更细腻的枝丫。今日的沙湖，不仅在风景上回馈着人民，更在每一个温暖的细节里，延续着那份源自军旅的感恩与铭记，化作一道特殊的、流动的风景。

在欢乐祥和的景象中，我的目光被游客中心旁一块牌匾吸引——“沙湖退役军人服务站”。几位鬓角斑白的老兵正坐着小憩，工作人员为他们添上热水，递上解暑的清凉油。这温馨一幕，让我想起入口处的告示：“全国现役、退役军人及两名亲属，免首道门票。”如今沙湖每年迎来约15000名军人军属。一位老兵在留言本上写道：“看了沙湖，就像看到了自己奋斗的价值。这山水，记得我们。”

这份“记得”，便是最深沉的鱼水情。它超越了优待政策，成为一种双向的奔赴。当年，军人用汗水为沙湖“筑巢”；今日，沙湖向他们敞开温暖的怀抱。

我回望沙湖。游船点点，在碧波上划出弧线；芦苇青青，在风中摇曳成诗行；笑声阵阵，在每一艘船上飘荡。人们在这里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感受沙水相依的独特魅力。

当年军人用血汗奠基，正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寻常午后，让百姓能在如画的风景里，享受这份纯粹的、无忧的欢愉。沙湖的建设初衷，在这一张张舒展的笑脸上，得到了圆满的诠释。

还记得当时，有感于给水团官兵的感人事迹，我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《“为了谁”的出色答卷》的发言。正是子弟兵以寻水润漠的担当、造福一方的初心，为这道时代考题写下了动人的答案。而此刻，湖风拂面，游人的欢笑随波光荡漾。我更深刻地感悟到，任何事业都源于“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”的历史担当。

风从贺兰山口吹来，带着湖水的湿与沙粒的暖。这风，曾吹过军垦官兵汗湿的额头，掠过给水兵沾满泥浆的臂膀。如今，它温柔地拂过游人惬意的脸庞，拂过孩子们手中的风车，拂过这片被深情浇灌、用初心守护的山水。

这，便是沙湖。它不只是一片水，一处沙。它是一面巨镜，映照着奉献与共享；是一部大书，书写着牺牲与幸福；也是一座无字的丰碑，铭记着那比贺兰山高、比黄河水长的军民鱼水深情。